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漢文卷二十八

烏程嚴可均校輯

卜式

式河南人元符中言輸家財助邊召拜中郎賜爵左庶長除緹氏令遷成皋令拜齊王太傅轉爲相元鼎中賜爵關內侯徵爲御史大夫言議罷鹽鐵貶爲太子太傅

上書請死節南越

臣聞主媿臣死羣臣宜盡死節其驚下者宜出財言佐軍如是則疆國不犯之道也臣願與子男及臨淄習弩博昌習船者請行死之言盡臣節

漢書卜式傳

上言官求雨

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亨弘羊

天乃雨

史記平準書

兒寬

寬，千乘人。武帝時，召射策爲掌故，補廷尉文學卒史，除從史，轉掾，進奏讞掾，遷御史大夫掾，舉侍御史，擢爲中大夫，遷左內史，代卜式爲御史大夫。

議封禪對

陛下躬發聖德，統揖羣元，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鄉，徵兆必報。天地並應，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曰爲封禪告成，合祛于天地神祇，祇戒精專，曰接神明，總百官之職，各稱事宜而爲之節文。唯聖主所由制定，其當非羣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得人自盡，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曰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

漢書兒寬傳及議欲放古巡狩封禪之事，上曰問寬寬對上然之。

封泰山還登明堂上壽

臣聞三代改制。屬象相因。閔者聖統廢絕。陛下發憤。合指天地。祖立明堂。辟雍。宗祀太一。六律五聲。幽贊聖意。神樂同合。各有方象。曰丞嘉祀。爲萬世則。天下幸甚。將建大元。本瑞登告。岱宗發祉。閔門曰候。景至癸亥。宗祀日宣重光。上元甲子。肅邕永享。光輝充塞。天文粲然。見象日昭。報降符應。臣寬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漢書傳寬爲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還登明堂上壽云云制日改舉君之觴案日制報知此非口奉本傳言寬善屬文日弗能發明亦證一

改正朔議

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曰明受命於天也。創業變改制。不相復。推傳序文。則今夏時也。臣等聞學褊陋。不能明陛下躬聖發憤。昭配天地。臣愚曰爲三統之制。後聖復前聖者。二代在前也。今二代之統絕而不序矣。惟陛下發聖德。宣攷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陰陽。目定大明之制。爲萬世則。漢書律曆志上元封七年御史大夫兒寬與博士賜等議

延年

延年，史失其姓，齊人。

按漢志有東甌，令延年賦七篇，或即其人。

上書請開大河，上領出之胡中。

河出昆崙，經中國，注勃海，是其地，執西北高而東南下也。可案圖書，觀地形，合水工準高下，開大河，上領出之胡中，東注之海。如此關東長無水災，北邊不憂匈奴，可曰省隄防，備塞士卒，轉輸胡寇，侵盜覆軍，殺將，暴骨原野之患，天下常備匈奴而不憂百越者，曰其水絕壤斷也。此功壹成，萬世大利。

漢書溝洫傳

蘇武

武字子卿，杜陵人。初爲郎，遷中庶監，進侍中。天漢元年，詔中郎將使匈奴，留不遣。至元始六年，歸，拜典屬國。宣帝卽位，賜爵關內侯。神爵二年卒，年八十餘。甘露三年，圖形麒麟閣。

報李陵書

曩曰人乏奉使方外至使遐夷作逆封豕造孽豺狼出爪摧辱王
命身幽于無人之處跡戢于胡塞之地歎朝露曰爲飲茹田鼠曰
爲糧窮目極望不見所識側耳遠聽不聞人聲當此之時生不足
甘死不足惡所曰忍困強存徒念忠義雖誘僕曰隆爵厚寵萬金
之利不曰滑其慮也迫曰白刃在頸鐵鎖在喉不曰動其心也何
則志定于不回期誓於歿命幸賴聖明遠垂拯贖得使入湯之禽
復假羽毛則斷之足復蒙連續每念足下才爲世英文選劉琨荅
上選與陳伯之書注袁宏三國名臣贊注並作世生器爲時出語曰夜行被纜不足爲榮況
于家室孤滅棄在絕域衣則異制食味不均棄捐功名雖尙視息
與亡無異向使君服節死難書功竹帛傳名千代茅土之封永在
不朽不亦休哉嗟乎李卿事已去矣失之毫釐差之千里將復何
言所貺重遺義當順承本爲一體今爲異俗余歸漢室子畱彼國
臣無境外之交故不當受乖離遊矣相見末期國別俗殊死生隔

絕代馬越鳥能依依謹奉荅報并還所贈

藝文類聚三十

當子銳氣深入之時朝發夕息數千萬里雖乘雲附景不足曰譬

速晨晷失羣不足曰喻疾豈可因歸雁曰運糧託景風曰餉軍哉

北堂書鈔一百十七文選海賦注御覽九百十九

文選韋昭博奕論注

書

越人衣文蚨代馬依北風君子于其國也悽愴傷于心

文選張協雜詩注

常惠

惠太原人天漢初應募從蘇武使匈奴始元六年歸拜光祿大夫本始中封長羅侯神爵中代蘇武爲典屬國甘露末拜右將軍初元二年卒諡曰壯武侯

從塞下上書言烏孫事

願留少主敦煌郡惠至烏孫責曰負約因立元貴靡還迎少主

漢書

蕭望之傳先是烏孫昆彌翁歸靡上書願曰漢外孫元賞庶為剛
得復尙少主神爵二年遣惠送公主未出塞翁歸靡死其兄子狂
王背約自立惠從塞下上書

奏請擊龜茲

龜茲嘗殺校尉賴丹未伏誅請便道擊之

漢書常惠傳宣帝復遣惠持金幣賜烏孫貴人

有功者惠

因奏請

李陵

陵字少卿隴西成紀人前將軍廣孫爲侍中建章監拜騎都尉
天漢二年兵敗降于匈奴尙單于女封右校王元平元年病死
有集二卷

令

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

漢書李廣附傳

表

臣曰天漢二年到塞外尋被詔書責臣不進臣輒引師到浚稽山

五將失道

□□□□

與蘇武書

子卿名聲冠于圖籍分義光于二國形影表于丹青爵祿傳于王室家獲無窮之寵永明白于千載夫行志志立求仁得仁雖遭困厄死而後已將何恨哉陵前提步卒五千深入匈奴右地三千餘里雖身降名辱下計其功豈不足目免老母之命邪嗟乎子卿世事謬矣功者福主今爲禍先忠者義本今爲重患是已范蠡赴流屈原沈身子欲居九夷此不由感怨之志邪行矣子卿恩若一體分爲二朝悠悠永絕何可爲思人殊俗異死生斷絕何由復達

文藝

類聚
三十

相競趨蹄林

史記匈奴傳索隱

言爲瑕穢動增泥滓

文選潘岳西征賦注

雷鼓動天朱旗翳日

文選曹植責躬詩注又班固燕然山銘注

陵自有識曰來士之立操未有如子卿者也

文選張華答何邵詩注又繁欽與魏文帝

賡

陵前爲子卿死之計所已然者冀其驅醜虜翻然南馳故且屈已求伸若將不死功成事立則將上報厚恩下顯祖考之明也

文選李陵

荅蘇武

書注

陵當謂單于畜士養兵循先將軍之令將飲馬河洛收珠南海

文選

孫楚爲石苞與孫皓書注

策名于天衢

文選郭有道碑文注

重報蘇武書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暘幸甚幸甚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答慰誨勲勲有踰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愧然自從初降曰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韋韞毳幕曰禦風雨羶肉酪漿曰充飢渴

舉自言笑。誰與爲歡。胡地立冰。邊土慘裂。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羣。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益復無聊。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竝爲鯨鯢。身負國恩。爲世所悲。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爲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心。曰自明。刎頸。曰見志。願國。家於我已矣。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左右之人。見陵如此。曰爲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祇令人悲。增切怛耳。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天漢之外。入強胡之域。曰五千

之眾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然猶斬將奪旗，追奔逐北，滅跡掃塵，斬其梟帥，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陵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匈奴既敗，舉國興師，更練精兵，強踰十萬，單于臨陳，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步馬之勢又甚懸絕，疲兵再戰，一曰當千，然猶扶乘創痛，決命爭首，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爭爲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爲陵震怒，戰士爲陵飲血，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便復戰，故陵不免耳。昔高皇帝召三十萬眾，圍于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況當陵者，豈易爲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苟怨陵已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爲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爲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于國主耳，誠

曰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不死三敗之辱。卒復句踐之讎。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此陵所曰仰天椎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爲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囚繫。韓彭趙醜。鼂錯受戮。周魏見棄。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竝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爲之痛心哉。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到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曰負戟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且足下昔曰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願。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丁年奉使。皓首而歸。老母終堂。生妻去帷。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尙猶嘉子之節。況爲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

位不過典。屬國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爲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爲廊廟宰。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曰不死。薄賞子。曰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曰每願而不悔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曰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邪。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爲別世之人。死爲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勉事聖君。足下。子無恙。勿曰爲念。努力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

文選 載文 類聚 三十

李廣利

廣利中山人。曰女弟李夫人有寵。欲侯之。太初初。拜貳師將軍。征大宛。還封海西侯。尋爲大將軍。三出擊匈奴。會巫蠱事起。欲

深入要功。征和三年，軍敗降匈奴。歲餘，衛律害其寵，殺之。曰祠社。

初征大宛，還至燉煌，上書

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患饑，人少不足。曰：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史記大宛傳漢書李廣利傳

胡建

建字子孟，河東人。天漢中，守軍正丞，後爲渭城令。昭帝時，爲上官安所捕，自殺。

奏斬監軍御史

臣聞軍法立，武已威，眾誅惡，已禁邪。今監御史公穿軍垣，已求賈利，私買賣，已與土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亡已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齋不絲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臣謹按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

引聞二千石引下行法馬丞于用法疑執事不諉上臣謹昌斬昧
死引聞漢書胡建傳時監軍御史爲姦穿北軍壁垣建遂斬御
史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又見說苑指武

桑弘羊

弘羊洛陽人少引心計侍中天漢中爲大農丞貶爲搜粟都尉
領大農賜爵左庶長後元末拜御史大夫受遺輔政元鳳元年
與上官桀等謀反誅

奏屯田輪臺

故輪臺引東捷枝渠黎皆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引上
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孰其旁國少雖刀
貴黃金采繒可引易穀食宜給足不可乏臣愚引爲可遣屯田卒
詣故輪臺引東置校尉三人分護各舉圖地形通利溝渠務使引
時益種五穀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爲斥候屬校尉事有便宜因
騎置引開田一族有積穀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就畜

積爲本業。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曰威。西國輔烏孫爲便。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行邊。嚴敕太守都尉。明燬火。選士馬。謹斥候。蓄芟草。願陛下遣使使西國。曰安其意。臣昧死請。漢書西域傳下渠犂城上

既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

孔僉 東郭咸陽

僉南陽人。咸陽齊人。武帝時爲大農丞。領鹽鐵事。元鼎三年。僉拜大農卿。

上言鹽鐵

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曰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鬻鹽。官與牢盆。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曰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鬻鹽者。欽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使屬在所縣。史記平準書大農上

鹽鐵丞孔僉咸陽言又見漢書食貨志其文小異

欽定

番係

係九江人武帝時爲河東太守元朔五年代公孫弘爲御史大夫

上言作河東渠田

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底柱之限敗亡甚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壅棄地民芟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已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底柱之東可毋復漕

史記河渠書漢書溝洫志

田仁

仁趙陘城人魯相田叔少子爲大將軍衛青舍人歷郎中丞相長史刺舉三河拜京輔都尉遷丞相司直坐縱戾太子下吏誅死

上書請刺舉三河

天下郡太守多爲姦利三河尤甚臣請先刺舉三河三河太守皆
內倚中貴人與三公有親屬無所畏憚宜先正三河已警天下姦
吏史記褚補田
仁任安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漢文卷二十八終

全漢文卷二十九

烏程嚴可均校輯

趙充國

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武帝時召騎士補羽林拜中郎遷車騎將軍長史昭帝時遷中郎將屯上谷還爲水衡都尉擢爲後將軍宣帝卽位封營平侯本始中爲蒲類將軍征匈奴還爲後將軍少府屯緣邊九郡神爵中定先零羌還爲後將軍衛尉甘露二年卒年八十六諡曰壯侯明年圖形麒麟閣

先零羌事對

羌人所召易制者召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執不一也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與漢相距五六年適定至征和五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傳告諸羌曰漢貳師將軍眾十餘萬人降匈奴羌人爲漢事苦張掖酒泉本

我地地肥美可共擊居之。曰此觀匈奴欲與羌合非一世也。聞者匈奴困于西方聞烏桓來保塞恐兵復從東方起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設曰子女貂裘欲沮解之其計不合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從沙陰地出鹽澤過長阬入窮水塞南抵屬國與先零相直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爲之備。漢書趙充國傳先零遂與諸羌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上聞之曰問充國對云云

擊罕開議

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爲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曰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曰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中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卽據前險守後阬曰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爲夷狄笑千載不可復而武賢曰爲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又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北塞有通谷水草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幸能

要杜張掖酒泉。曰絕西域。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爲畔逆。它種劫略。故臣愚冊欲捐罕。開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曰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捐循和備。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漢書趙充國傳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請擊罕。開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與校尉。曰下使士知。羌事博議充國及長史董通年。曰爲云云。天子下其書公卿。

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

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諭告曰大軍當至。漠不誅罕。曰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此羌之首帥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爲寇。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亡辜。起一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爲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

練戰士。曰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曰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曰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臣愚曰爲不便。先零羌虜欲爲背畔。故與罕開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開背之也。臣愚曰爲其計常欲先赴罕開之急。曰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于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情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眾。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寢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爲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爲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爲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于臣之計。先計先零。已則罕開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開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曰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

漢書趙充國傳上拜卒武賢爲破羌將軍曰書敕讓充國

充國上書謝罪
因陳兵利害

上屯田奏

臣聞兵者所曰明德除害也。故舉得于外，則福生于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芟橐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竝起，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羌虜易曰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曰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疊，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置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潛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隄，自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

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爲田者遊兵百充入金城郡益積畜
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
用簿唯陛下裁許

漢書趙充國傳

條上屯田便宜十二事狀

臣聞帝王之兵百全取勝是百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
者也故先爲不可勝百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
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于
寄託遠遁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畱田順天
時因地利百待可勝之虜雖未卽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瓦
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
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畱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畱
屯百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
肥饒之墜貧破其衆百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

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土一歲，罷騎兵，曰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曰眎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曰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不漢紀有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于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不字，痲痺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遺道死傷之害，道字本誤作道從漢紀改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閒之執，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開小开，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沿湟隄中道橋，令可至鮮水，曰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絲役豫息，曰戒不虞，十二也。雷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漢書趙充國傳

臣聞兵曰計爲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凍，罕开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問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曰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

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陣。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眾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漸壘木樵。校聯不絕。便兵弩。飭關具。燧火。幸通。或及并力。曰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曰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于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曰度虜。且必互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策也。至于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荀接刃。攻不必取。不荀勞怨。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竄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卽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執。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做貶重而自損。非所曰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既煌。

中亦未可空如是。緣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臣懼一隅。臣曰爲不便。校尉臨眾。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眾羌。諭曰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他心。不足曰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于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孰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惟陛下省察。

漢書趙充國傳

奏罷屯田

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朔河湟。饑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羗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請罷屯兵。

漢書趙充國傳。明年五月。充國奏言云云。奏可。充國振旅。

丙吉

吉字少卿魯國人武帝時爲魯獄史遷廷尉右監免歸爲州從事巫蠱事起徵復爲廷尉監昭帝時爲車騎將軍軍市令遷大將軍長史入爲光祿大夫給事中宣帝卽位賜爵關內侯地節中爲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封博陽侯神爵三年代魏相爲丞相五鳳三年卒諡曰定侯

奏記霍光議立皇曾孫

將軍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孝昭皇帝早崩亡嗣海內憂懼欲亟聞嗣主發喪之日呂大誼立後所立非其人復呂大誼廢之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壹舉竊伏聽于眾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位列者未有所聞于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吉前使居郡

邸時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
軍詳大議。參曰。著龜亟宜。褒顯先使人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
決定大策。天下幸甚。漢書丙吉傳。昌邑王廢。吉奏
記光尤覽其議。立皇曾孫。

與魏相書

朝廷已揆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矣。願少慎事。自重藏器于身。不

顯其能。漢書魏
相傳

魏相

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居平陵。武帝末。爲郡卒史。昭帝時。舉賢
良對策。高策除茂陵令。遷河南太守。坐事下獄。遇赦。復守茂陵
令。遷揚州刺史。徵爲諫大夫。復爲河南太守。宣帝卽位。拜大司
農。遷御史大夫。地節中。爲丞相。封高平侯。神爵三年卒。諡曰憲
侯。有集二卷。

賢良對策

賞罰所已勸善禁惡政之本也日者燕王爲無道韓義出身彊諫
爲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日示天下
明爲人臣之義

漢書韓延壽傳父義爲燕郎中刺王謀逆諫而死
昭帝初相日文學對策請顯賞其子日擢延壽爲

大夫

上封事薦張安世

聖王褒有德日懷萬方顯有功日勸百寮是日朝廷尊榮天下鄉
風國家承祖宗之業制諸侯之重新失大將軍宜宣章盛德日示
天下顯明功臣日填藩國毋空大位日塞爭權所日安社稷絕未
萌也車騎將軍安世事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
夙夜不怠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日
爲大將軍毋令領光祿勳事使專精神憂念天下思惟得失安世
子延壽重厚可日爲光祿勳領宿衛臣

漢書張湯附傳大將軍霍
光薨後數月御史大夫魏

封事

上封事奪霍氏權

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爲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呂來。祿去王室。政繇冢宰。今光死。子復爲大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執。在兵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寢不制。宜有已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

漢書魏相傳

上書諫擊匈奴右地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于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眾。欲見威于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適天道也。閉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

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言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曰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曰：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迺欲發兵報織介之忿，于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氏之憂不在顯與。而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可也。漢書魏相傳：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車師者不能下，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回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侵西域。

相上書諫
上書自陳

妻實不殺婢，廣漢數犯罪，法不伏辜，曰詐巧，迫脅臣相，幸臣相寬不奏，願下明使者治廣漢所驗。臣相家事。漢書趙廣漢傳

條奏便宜

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處而民和睦。臣相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日宣聖德，民多背木趨木，或有饑寒之色，爲陛下之憂。臣相罪當萬死，臣相智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惟民終始，未得所繇，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爲民貧窮，發倉廩，振乏餒，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風俗，舉賢良，平冤獄，冠蓋交道，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波池，禁秣馬，酤酒貯積，所曰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臣謹案王法，必本于農，而務積聚，量人制用，曰備凶災。亡六年之畜，尚謂之急。元鼎二年，平原渤海泰山東郡，溥被災害，民餓死于道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使至于此，賴明詔振救，乃得蒙更生。今歲不登，穀暴騰踊，臨秋收斂，猶有乏者，至春恐甚，亡曰相恤，西羌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宜蚤圖其備，唯陛下留神元元，帥繇

先帝盛德曰撫海內。漢書魏相傳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

表奏采易陰陽明堂月令

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曰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王曰順動故刑罰濇而民服天地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曰日爲紀日冬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曰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曰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雹明王謹于尊天慎于養人故立義和之官曰乘四時節授民事君動靜曰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

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敘則災害不生五穀熟絲麻遂中木
茂鳥獸蕃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政教
不違禮讓可興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饑寒饑寒在
身則亡廉恥寇賊姦宄所繇生也臣愚曰爲陰陽者王事之本羣
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
于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
宮曰令羣臣議天子所服曰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
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
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
順四時曰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光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
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四
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護章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時曰二月施恩惠
于天下賜孝弟力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御史大夫嚴

錯時爲太子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日和陰陽。天下幸甚。漢書魏相傳又數表采易陰陽

及明堂月令奏之

蔡義

義。河內溫人。武帝時。召明經給事。大將軍幕府。遷補覆盎城門候。擢爲光祿大夫給事中。元鳳中。拜少府。遷御史大夫。元平初。爲丞相。本始三年薨。謚曰節侯。

上疏求召見

臣山東草萊之人。行能無所比。容貌不及眾。然而不棄人倫者。竊以聞道于先師。自託于經術也。願賜清閒之燕。得盡精思于前。漢書

蔡義

傳

令狐茂

茂上黨壺關人征和初爲縣三老

上書理太子

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

適茂成父慈母愛室家得中漢書說作之中從漢紀改子適孝順陰陽不和則

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

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于醫

叟孝已被誅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

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爲漢適嗣承萬世之

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闖閭之隸臣

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曰迫釐皇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

謬是曰親戚之路鬲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于亂

臣獨冤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遁逃子盜父兵

曰救難自免耳臣竊曰爲無邪心詩云營營青繩止于樊愷悌君

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

不聞其罪。固宜。

漢紀作罔宜誅戮

陛下不省察。浚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

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

盡忠而忘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顧鈇鉞之誅。已

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寬

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

勝倦倦。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

漢書武五子傳。征和二年。太子兵敗。亡不得上。怒甚。壺關

三老茂。上書云。云書奏。天子感悟。師古曰。荀悅。漢紀云。令狐茂。案今本。漢紀但作壺關。三老上書。並無茂字。師古所據。乃古本也。

又案續漢郡國志。五上黨。長子縣。注補引上黨記曰。令狐。微君。隱城。東山中。卽壺關。三老令狐茂。上書訟長太子者也。

車千秋

千秋本姓田。齊諸田之後。爲高廟郎中。征和三年。拜大鴻臚。明

年。代劉屈氂爲丞相。封富民侯。元鳳四年卒。謚曰定侯。

上急變訟太子冤

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

頭翁教臣言。

漢書中
千秋傳

黃霸

霸字次公。淮陽夏人。居雲陵。武帝末。自待詔入錢。補侍郎謁者。免。後復入穀。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察廉。補河東均輸長。復察廉爲河南太守。宣帝卽位。召爲廷尉正。守丞相長史。下獄。出。舉賢良。擢揚州刺史。遷潁川太守。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貶秩。仍歸潁川。徵爲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五鳳三年。代丙吉爲丞相。封建成侯。甘露三年卒。諡曰定侯。

單于朝儀議

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詩云。率禮不越。遂視旣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匈奴單于鄉風慕義。舉國同心。奉珍朝賀。自古未之有也。單

于非正朔所加王者所容也禮儀宜如諸侯王稱臣昧死再拜位

次諸侯王下漢書宣紀甘露二年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

奉國珍朝三年正月詔有司議城日云云又見蕭望

之傳詔公卿議其儀丞相

御史大夫定國議小有剛節

士伍尊
尊史不著其姓武帝時爲郡小吏元帝時爲長安士伍

上書請復丙吉後爵邑

臣少時爲郡邸小吏竊見孝宣皇帝召皇曾孫在郡邸獄是時治獄使者丙吉見皇曾孫遭離無辜吉仁心感動泣涕悽惻選擇復作胡組養視皇孫吉常從臣尊日再侍臥庭上後遭條獄之詔吉扞拒大難不避嚴刑峻法既遭大赦吉謂守丞誰如皇孫不當在官使誰如移書京兆尹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不受復還及組日滿當去皇孫思慕吉召私錢顧組令畱與郭徵卿並養數月迺遣組去後少內嗇夫白吉日食皇孫亡詔令時吉得食米肉月月召

給皇孫吉卽時病輒使臣尊朝夕請問皇孫視省席蓐燥溼候伺
組微卿不得令晨夜去皇孫放盪數奏甘毳食物所已據全神靈
成育聖躬功德已亡量矣時豈豫知天下之福而徼其報哉誠其
仁恩內結于心也雖介子推割肌已存君不足已比孝宣皇帝時
臣上書言狀幸得下吉吉謙讓不敢自伐剛去臣辭專歸美于組
微卿組微卿皆已受田宅賜錢吉封爲博陽侯臣尊不得比組微
卿臣年老居貧死在旦暮欲終不言恐使有功不著吉子顯坐微
文尊爵爲關內侯臣愚已爲宜復其爵也已報先人功德漢書丙
吉傳元

帝時長安士
伍尊上書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漢文卷三十

烏程嚴可均校輯

張敞

敞字子高，河東平陽人。居茂陵。昭帝初，昌鄉有秩補郡卒史，察廉爲甘泉倉長。元鳳中，遷太僕丞。宣帝卽位，擢豫州刺史。敞爲太中大夫，平尚書事，出爲函谷關都尉，徙山陽太守。徵拜膠東相。元康中，守京兆尹。神爵初，卽眞甘露末，免爲庶人。召拜冀州刺史。黃龍初，爲太原太守。元帝卽位，徵爲左馮翊。未拜卒。有集一卷。

告絮舜教

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

漢書張敞傳

上書諫昌邑王

孝昭皇帝蚤崩無嗣，大臣憂懼，選賢聖承宗廟。東迎之日，唯恐屬

車之行遲。今天子曰盛年初卽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國輔大臣未衰。而昌邑小輩先遷。此過之大者也。

漢書張敞傳

上書自請治膠東勃海盜賊

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于親。進宦則竭力于君。夫小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況于明天子乎。今陛下遊意于太平。勞精于政事。齎齎不舍晝夜。羣臣有司。宜各竭力致身。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自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他課諸事亦略如此。臣敞愚駑。既無己佐思慮。久處閒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勃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竝起。至攻官寺。篡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綱紀。姦軌不禁。臣敞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頓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事卽有業。所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及所已興之狀。

漢書張敞傳

奏書諫膠東王太后數出游獵

臣聞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爲不聽，鄭衛之樂，楚嚴好田獵，樊姬爲之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旨甘，耳非憎絲竹也。所曰抑心意，絕奢欲者，將曰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則乘輜幘，下堂則從傅母，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綢繆，此言尊貴所曰自斂制，不從恣之意也。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曰田獵縱欲爲名，于曰上聞亦未宜也。唯觀覽于往古，全行乎來今，令后姬得有所法，則下有所稱誦，臣做幸甚。

漢書張敞傳

詣公車上書

臣前幸得備位列卿，待罪京兆，坐殺賊捕掾絮舜，舜本臣做素所厚吏，數蒙恩貸，曰臣有章劾當免，受記攷事，便歸臥家，謂臣五日京兆，背恩忘義，傷化薄俗，臣竊曰舜無狀，枉法曰誅之，臣做賊殺無辜，鞠獄故不直，雖伏明法，死無所恨。

漢書張敞傳

上書請令入穀贖罪

國兵在外軍呂夏發隴西呂北安定呂西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羌虜呂破來春民食必乏窮辟之處買亡所得縣官穀度不足呂振之願令諸有辜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守戒者皆得呂差入穀比八郡贖罪務益致穀呂豫備百姓之患

漢書蕭全

之傳又見欽文類聚五十四

爲霍氏上封事

臣聞公子季友有功于魯大夫趙衰有功于晉大夫田完有功于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顛魯故仲尼作春秋述盛衰譏世卿最甚迺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于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朏日蝕晝冥宵光地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祲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顯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呂報功德

足矣。聞者輔臣顛政，貴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曰：列侯爲天子師，明詔已恩不聽，羣臣已義同爭而後許，天下必已陛下爲不忘功德，而朝臣爲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已出，人情不相遠，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允計也。臣敞願于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以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論事，指哉唯陛下省察。

漢書張敞傳

上疏諫用方術

願明主時忘車馬之好，斥遠方士之虛語，游心帝王之術，太平庶幾可興也。

漢書郊祀志下劉更生獻淮南枕中洪寶苑祕之方令尙方矯作事不驗更生坐論京兆尹張敞上疏諫

奏劾黃霸

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爲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孝子弟貞婦者爲一輩先上殿舉而不知其人數者次之不爲條教者在後叩頭謝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其爲之也長吏守臣對時臣敝舍有鸚雀飛止丞相府屋上丞相已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鸚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曰臣問上計長吏守丞已興化條皇天報下神雀後知從臣敝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信奇怪也昔汲黯爲淮陽守辭去之官謂大行李息曰御史大夫張湯懷詐阿意臣傾朝廷公不早白與俱受戮矣息畏湯終不敢言後湯誅敗上聞黯與息語乃抵息罪而秩黯諸侯相取其思竭忠也臣敝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羣臣莫白而長吏守丞畏丞相指歸舍法令各爲私教務相增加澆滯散慢竝

行偽貌有名亡實傾搖解怠甚者爲妖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
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曰偽先天下固未可也卽
諸侯先行之偽聲軼于京師非細事也漢家承敝通變造起律令
卽曰勸善禁姦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臣明飭長吏守丞歸
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之吏務得其人郡事皆曰義法
令檢式毋得擅爲條教敢挾詐僞曰奸名譽者必先受戮曰正名
好惡漢書循吏黃霸傳時京兆尹張敞舍鵲雀飛集丞相府霸曰爲神雀諸欲曰聞敞奏霸云云天子嘉納敞言

條奏故昌邑王居處狀

臣敝地節三年五月視事故昌邑王居故宮奴婢在中者百八十
三人閉大門開小門廉吏一人爲領錢物市買朝內食物它不得
出入督盜一人別主徼循察往來者曰王家錢取卒邈宮清中備
盜賊臣敝數遣丞吏行察四年九月中臣敝入視居處狀故王年
二十六七爲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銳卑少須眉身體長大疾痿行

步不便衣短衣大紵冠惠文冠佩玉環簪筆持牘趨謁臣敞與坐語中庭閱妻子奴婢臣敞欲動觀其意卽曰惡鳥感之曰昌邑多梟故王應曰然前賀西至長安殊無梟復來東至濟陽迺復聞梟聲臣敞聞至子女持轡故王跪曰持轡母嚴長孫女也臣敞故知執金吾嚴延年字長孫女羅紉前爲故王妻察故王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恐妻十六人子二十二人其十一人男十一人女昧死奏名籍及奴婢財物簿臣敞前書言昌邑哀王歌舞者張修等十人無子文非姬但良人無官名王薨當罷歸太傅豹等擅留曰爲哀王園中人所不當得爲請罷歸故王聞之曰中人守園疾者當勿治相殺傷者當勿法欲令亟死太守柰何而欲罷之其天資喜由亂亡終不見仁義如此後丞相御史已臣敞書聞奏可皆已遣漢書武五子昌邑王傳直帝卽位心內忌賀元康二年遣使者賜由陽太守張敞書敞于是條奏賀居處著其興廢之狀上由此

美陽鼎不宜薦見議

臣聞周祖始乎后稷。后稷封于釐。公劉發迹于豳。大王建國于邠。梁文武興于豐鎬。由此言之。則邾梁豐鎬之間。周舊居也。固宜有宗廟壇場祭祀之祇。今鼎出于邾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柁邑。賜爾旂鸞。黼黻瑠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臣愚不足已述古文。竊已傳記言之。此鼎殆周之所已褒賜大臣。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祇之于宮廟也。昔寶鼎之出于汾。惟也。河東太守呂問。詔曰。朕巡祭后土。祇爲百姓蒙豐年。今穀味未報。鼎焉爲出哉。博問耆老。意舊祇與。誠欲攷得事實也。有司驗鼎上非舊祇處。鼎大八尺一寸。高三尺六寸。殊異于眾鼎。今此鼎細小。又有款式。不宜薦見于宗廟。漢書郊祀志下是時美陽得鼎獻之。下有司議多召爲宜薦見宗廟。張敞

上議制曰。京兆君議是。又略見魏志鍾繇傳注。

荅兩府入穀贖罪難問。

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于山谷間，漢但令罪人出財減罪，已誅之。其名賢于煩擾良民，橫與賦斂也。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爲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敝備阜衣二十餘年，嘗聞罪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饑時，民尙有饑乏之病，死于道路，況至來春，將大困乎。不早慮，所已振救之策，而引常經已難，恐後爲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權也。敝幸得備列卿，已輔兩府，爲職不敢不盡愚

漢書蕭望之傳

爲膠東相與朱邑書

明主游心太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忠之時也。直敝遠守劇郡。

馭于繩墨，句臆約結，固亡奇也。雖有亦安所施，足下曰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猶飢者甘糟糠，穰歲餘梁肉，何則？有亡之勢異也。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漢書

朱邑傳 甄文

類聚五十三

夫蒼龍非不神，不能白日升天；飄風雖疾，不召霖雨；不能揚塵，故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自託騏驥之髮，乃騰千里之路。魏文類聚九十七然無損于騏驥，得使蒼蠅絕羣也。梅鼎祚引書鈔案此疑

與嚴延年書

昔韓盧之取菟也，上觀下獲，不甚多殺。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此

術。漢書薛吏嚴延年傳

荅朱登遺蟹醬書

矣。是日孝成皇帝命公大司馬。委以國統。孝哀卽位。高昌侯董宏希指求美。造作二統。公手劾之。已定大綱。建白定陶太后不宜在乘輿。幄坐。曰。明國體。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圉。公之謂矣。深執謙退。推誠讓位。定陶太后欲立僭號。憚彼而刺幄坐之義。佞惑之雄。朱博之疇。懲此長宏手劾之事。上下壹心。讒賊交亂。詭辟制度。遂成篡號。斥逐仁賢。誅殘賊屬。而公被胥原之訴。遠去就國。朝政崩壞。綱紀廢弛。危亡之禍。不隨如髮。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頓。公之謂矣。當此之時。宮亡儲主。董賢據重。加已傅氏有女之援。皆自知得罪天下。結讎中山。則必同憂斷金相翼。藉假遺詔。頻用賞誅。先除所憚。急引所附。遂誣往寃。更徵遠屬。事執張見其不難矣。賴公立入。卽時退賢及其黨親。當此之時。公運獨見之明。奮亡前之威。盱衡厲色。振揚武怒。乘其未堅。厭其未發。震起機動。敵人摧折。雖有賁育不及持刺。雖有馮異不及回知。雖有

鬼谷不及造次是故董賢喪其魂魄遂自絞殺人不還踵日不移
晷霍然四除更爲監軻非陛下莫引立公非公莫克此禍詩云惟
師尚父時惟膺揚亮彼武王孔子曰敏則有功公之謂矣于是公
乃白內故泗水相豐稜令邯與大司徒光車騎將軍舜建定社稷
奉節東迎皆曰功德受封益土爲國名臣詩曰知人則哲公之謂
也公卿咸歎公德同盛公勳皆曰周公爲比宜賜號安漢公益封
二縣公皆不受傳曰申包胥不受存楚之報晏平仲不受輔齊之
封孔子曰能已禮讓爲國乎何有公之謂也將爲皇帝定立妃后
有司上名公女爲首公深辭讓迫不得已然後受詔父子之親天
性自然欲其榮貴甚于爲身皇后之尊侔于天子當時之會千載
希有然而公惟國家之統指大福之恩事事讓退動而固辭書曰
舜讓于德不嗣公之謂矣自公受策已至于今臺壘翼翼日修其
德增修雅素曰命下國俊儉隆約曰矯世俗割財損家曰師羣下

彌躬執平。已遣公卿。教子尊學。已隆國化。僮奴衣布馬。不休設食。飲之用。不過凡庶。詩云。溫溫恭人。如集于木。孔子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公之謂矣。克身自約。糴食遺給。物物印市。日闕亡儲。又上書歸孝哀皇帝所益封邑。入錢獻田。殫盡舊業。爲眾倡始。于是小大鄉和。承風從化。外則王公列侯。內則帷幄侍御。翕然同時。各竭所有。或入金錢。或獻田畝。已振貧窮。收贖不足者。昔令尹子文朝不及夕。魯公儀子不茹園葵。公之謂矣。開門延士。下及白屋。冀省朝政。綜管眾治。親見牧守。已下攷迹。雅素。審知白黑。詩云。夙夜匪解。已事一人。易曰。終日乾乾。夕惕若厲。公之謂矣。比三世爲三公。再奉送大行。秉豕宰職。填安國家。四海輻湊。靡不得所。書曰。納于大麓。列風雷雨不迷。公之謂矣。此皆上世之所鮮。禹稷之所難。而公包其終始。一已貫之。可謂備矣。是已三年之閒。化行如神。嘉瑞疊累。豈非陛下知人之效。得賢之致哉。故非獨君之受命也。臣之

生亦不虛矣。是曰伯禹錫玄圭，周公受郊祀，蓋曰達天之使，不敢擅天之功也。揆公德行，爲天下紀，觀公功勳，爲萬世基。基成而賞不配，紀立而褒不副，誠非所已厚。國家順天心也，高皇帝褒賞元功，相國蕭何，邑戶旣倍，又蒙殊禮，奏事不名，入殿不趨，封其親屬十有餘人，樂善無厭，班賞亡遺，苟有一策，卽必爵之，是故公孫戎位在充郎，選由旄頭，壹明樊噲，封二千戶，孝文皇帝褒賞絳侯，益封萬戶，賜黃金五千斤，孝武皇帝卹錄軍功，裂三萬戶，已封衛青、青子三人，或在羅緜，皆爲通侯，孝宣皇帝顯著霍光，增戶命疇，封者三人，延及兄孫，夫絳侯卽因漢藩之固，杖朱虛之鯁，依諸將之遞，據相扶之款，其事雖醜，要不能遂，霍光卽席當任之重，乘大勝之威，未嘗遭時不行，陷假離朝，朝之執事，亡非同類，割斷歷久，統政曠世，雖曰有功，所因亦易，然猶有計策不審，過徵之累，及至青戎，標末之功，一言之勞，然猶皆蒙丘山之賞，課功絳霍，造之與因。

也比于青戎地之與天也。而公又有宰治之效。乃當上與伯禹周
公等盛齊隆。兼其褒賞。豈特與若云者同日而論哉。然曾不得蒙
青等之厚。臣誠惑之。臣聞功亡原者賞不限。德亡首者報不檢。是
故成王之于周公也。度百里之限。越九錫之檢。開七百里之宇。兼
商奄之民。賜曰附庸。殷民六族。大路大旂。封父之繁。弱夏后之璜。
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白牡之牲。郊望之禮。王曰叔父。建
爾元子。子父俱延。拜而受之。可謂不檢亡原者矣。非特止此。六子
皆封。書曰。亡言不讎。亡德不報。報當如之。不如非報也。近觀行事。
高祖之約。非劉氏不王。然而番君得王。長沙下詔稱忠。定著于令。
明有大信。不拘于制也。春秋晉悼公用魏絳之策。諸侯服從。鄭伯
獻樂。悼公于是曰。半賜之。絳深辭讓。晉侯曰。微子寡人不能濟河。
夫賞國之典。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于是有金石之樂。春秋善
之。取其臣竭忠曰辭功。君知臣曰遂賞也。今陛下既知公有周公

德不行成王之褒賞。遂聽公之固辭。不顧春秋之明義。則民臣何稱。萬世何述。誠非所曰爲國也。臣愚曰爲宜恢公國。令如周公。建立公子。令如伯禽。所賜之品。亦皆如之。諸子之封。皆如六子。卽羣下較然輸忠。黎庶昭然感德。臣誠輸忠。民誠感德。則于王事何有。惟陛下深惟祖宗之重。敬畏上天之戒。儀形虞周之盛。敕盡伯禽之賜。無違周公之報。令天法有設。後世有祖。天下幸甚。漢書王莽傳上

爲劉嘉作奏稱莽功德

建平元壽之閉。大統幾絕。宗室幾弃。賴蒙陛下聖德。扶服振救。遮扞匡衛。國命復延。宗室明目。臨朝統政。發號施令。動曰宗室爲始。登用九族爲先。並錄支親。建立王侯。南面之孤。計曰百數。收復絕屬。存亡續廢。得比肩首復爲人者。孳然成行。所曰藩漢國。輔漢宗也。建辟雍。立明堂。班天法。流聖化。朝羣后。昭文德。宗室諸侯。咸益土地。天下喁喁。引領而歎。頌聲洋洋。滿耳而入。國家所曰服此美。

膺此名，饗此福，受此榮者，豈非太皇太后日吳之恩，陛下夕惕之念哉！何謂亂則統其理，危則致其安，禍則引其福，絕則繼其統，幼則代其任，晨夜屑屑，寒暑勤勤，無時休息，孳孳不已者，凡曰爲天下厚劉氏也。臣無愚智，民無男女，皆諭至意，而安眾戾崇，乃獨懷悖惑之心，操畔逆之慮，興兵動眾，欲危宗廟，惡不忍聞，罪不容誅。誠臣子之仇，宗室之讎，國家之賊，天下之害也。是故親屬震落，而告其罪，民人潰畔，而奔其兵，進不跬步，退伏其殃，百歲之母，孩提之子，同時斷斬，懸頭竿杪，珠珥在耳，首飾猶存，爲計若此，豈不諱哉！臣聞古者畔逆之國，既曰誅討，則猶其宮室，曰爲汗池，納垢濁焉，名曰凶虛，雖生菜茹，而人不食，四牆其社，覆上棧下，示不得通。辨社諸侯，出門見之，著曰爲戒，方今天下聞崇之反也，咸欲奮衣手劍而叱之，其先至者，則拂其頸，衝其匈，刃其軀，切其肌，後至者，欲撥其門，仆其牆，夷其屋，焚其器，應聲滌地，則時成創，而宗室尤

甚言必切齒焉。何則？曰其背畔恩義而不知重德之所在也。宗室所居或遠，嘉幸得先聞，不勝憤憤之願，願爲宗室倡始。父子兄弟負籠荷錘，馳之南陽，猶崇宮室，令如古制。及崇社，宜如亳社。曰賜諸侯，用永監戒。願下四輔公卿大夫議，曰：「明好惡視四方。」漢書王莽傳上居攝元年，安眾侯劉崇與相張紹進攻宛，不得入，而敗紹者張竦之從兄也。竦與崇族父劉嘉詣闕自歸，莽赦弗罪，竦因爲嘉作奏云云，于是莽大說

田延年

延年字子賓，齊諸田之後。徙陽陵。昭帝時，給事大將軍霍光。莫府，遷長史，出爲河東太守，拜大司農。宣帝卽位，封陽成侯，坐盜做車直自刎死。

奏沒入諸下里物

商賈或豫收方上不祥器物，冀其疾用，欲曰求利，非民臣所當爲。

請沒入縣官。漢書酷吏傳昭帝大行時方上事暴起用度未辦，延年奏言奏可。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漢文卷三十終